

# 文坛盛会中讲古

蔡建泰 / 文

于11月2日至11日举办的“第15届新加坡作家节”为期十天，今年的主题是“源”，即时光、语言、故事和身份的起点，活动焦点主要围绕说书、人物传说和历史小说，同时也探索创作灵感的源头。

“说书”即本地人说的“讲古”，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拓展经理许灼桢及助理经理李思慧邀请我与丽的呼声资深广播员思狄姐，在作家节开幕那天，表演一个大约8分钟的“双人厦语讲古”节目，正是切合“源”这个主题。

## 巧媳妇巧用语言艺术

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个民间故事《巧媳妇》。这个故事叙述两个孝顺又灵巧的媳妇聪明绝顶，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语言的艺术，避开公公不雅的名字。

其中一个媳妇的公公，在兄弟之间排行第九，大家都叫他“阿九”，也叫他“狗仔”。这个媳妇从来不曾说过“九”这个字。有一天，有“九个人”来找她公公，交给她“九贯钱”，请她公公“九月重阳”买“一只狗”（闽南语“狗”跟“九”同音）。这个媳妇很聪明，后来她对公公说：刚才有“几个人”来找我，“五个”站在门前，“四个”站一边，“一个”拿“五贯钱”，一个拿“四贯钱”，叫你“重阳”这一天，帮他们买一只“没角的羊”。

由始至终，这个媳妇都没说过“九”与“狗”，大家一听就明白，心照不宣。

另一个媳妇的公公，名叫“叉阿”，她也从来不说“叉阿”这句话。

在客人面前，她要把晒干的衣服收起来时，她如此吩咐儿子：“阿强，你将那支‘裤顶’拿来给我。”把吊在高处的衣服拿下来的工具，闽南语是“叉阿”，她为了避开公公的名字，就说成是“裤顶”，这是一种语言的技巧。”

这个故事有动人的叙述，精彩的人物刻画和巧妙的措词变化等，一切都恰恰符合主题。

讲古这门技艺源远流长，本地方言讲古从街边

讲古到王道、李大傻、黄正经的空中讲古，一向都是单人主讲。

在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丽的呼声单人主讲15分钟的“袖珍小说”。思狄姐后来也曾在丽的呼声单人主讲15分钟的“民间故事”，一直到丽的呼声结束营业。这次我与思狄姐两人搭档讲古，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我们首次在公共场所讲古。

一会儿讲古，一会儿演故事中的角色，同样是老人，我尽量用不同的声调来演不同类型的老人，觉得很过瘾。两人合作讲古，可以互相交流，擦出火花，使故事更生动，可惜我们以前不曾尝试这种双人讲古的方式。

## 遗憾者听众无法出席

“第15届新加坡作家节”11月2日傍晚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绿茵校园开幕，仅限受邀嘉宾参与。目睹座上嘉宾有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异族作家，我心里暗暗担忧：我们的厦语讲古，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虽然我们讲古时，有同步出现中英字幕，但要百分百传神地把厦语翻译成英文是不容易的，他们能了解我们讲的“福建古”吗？

出乎意料地，我们在表演时，感觉台下反应很好。散场时，有多位异族作家来跟我们握手赞好。在自助餐会中，作家节特邀贵宾，新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也对我们的表演赞赏不已，并与我们亲切交谈。

黄循财部长说，他的母亲是福建人，他也懂得听福建话，还邀请我们拍照留念，展现亲民的一面，让我们受宠若惊。

讲古获得部长与嘉宾的肯定，我们甚感欣慰。可惜以前热爱支持我们的丽的呼声老听众没有机会到场听古，如果他们能够来，大家久别重逢，欢聚一堂，讲古叙旧，将是人生一大乐事。

隐退收声多年，这次若非受邀讲古，我们也没资格出席这个文化盛宴，与国内外文字巨匠、著名作家共聚一堂。是国家艺术理事会让我们有机会站在台上献声讲古，以三寸不烂之舌“重施故技”，自娱娱人，在此，向国家艺术理事会致谢。



作者（右）和丽的呼声资深广播员思狄，在作家节开幕那天表演“双人厦语讲古”节目。（作者提供照片）



1972年丽的呼声厦语广播员到访大巴窰，作者蔡建泰（左二）接受听众访问，身旁是节目主持人张维明（左三）。（作者提供照片）

讲古这门技艺源远流长，本地方言讲古从街边讲古到王道、李大傻、黄正经的空中讲古，一向都是单人主讲。

这次我与思狄姐两人搭档讲古，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我们首次在公共场所讲古。